

费凯泰·达维、德莫德·米哈伊  
(*Fekete Dávid – Dömötör Mihály*)

# 地理学家泰莱基·帕尔 (Teleki Pál)



泰莱基·帕尔是二十世纪匈牙利历史中的杰出人士, 曾两次承担匈牙利总理职务, 作为部长时曾协助政府的工作, 以及在科学以及教育领域授予多种头衔。而且十九世纪末逐渐发展的匈牙利地理学中泰莱基·帕尔的功劳也不少。在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获得的杰出成果不只被国内业内, 而在国际领域上也被认可。泰莱基·帕尔集多职为一身, 同时是政治家和地理学家, 政界元老和科学家。他的人生道路上相当可观的领域来自多方, 其中地理学的成就更非是众所皆知的。

《经济文献杂志》(JEL) 编码: B10、B20、B27、B31

关键词: 地理学; 政治; 匈牙利历史; 制图学; 民族

---

## 前言

在匈牙利历史中众多杰出人士, 参与国家民族命运塑造人士都曾是博学者, 他们不仅是政治家, 或贵族人士, 同时也在不同的领域出类拔萃。有的在政治作业的同时又是一名优秀的作家, 有的在体育界, 科学领域卓越他人。例如在二十世纪匈牙利最悲惨命运的政治家, 泰莱基·帕尔伯爵就曾经是科学领域的杰出

---

费凯泰·达维博士 (Dr. Fekete Dávid) 大学助教授, 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 (Széchenyi István University) (fekete.david@sze.hu); 德莫德·米哈伊 (Dömötör Mihály) 博士生, 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领域及经济学博士学校 (mihaly.domotor@gmail.com)

人才。他曾经两次担任匈牙利总理职位（1920年七月19日至1921年四月14日，以及1939年二月16日至1941年四月3日（Romsics, 2017），而且在1920年代特里亚农和平条约授权团中承担过重要任务。泰莱基·帕尔是一位政治学家，但在他的人生中科学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主要在地理科学中的钻研，教育和培养领域。遗憾的是因政治角色，他的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在匈牙利地理学中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未曾被认可。泰莱基·帕尔如今则是在有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期间最多次被引用的人士（Ablonczy, 2018）。

本论文的目的在于介绍泰莱基·帕尔在地理科学中的角色，他在地理学的协助下试着改善国家的社会经济领域，将国家建设的更好，将我国的美名以及匈牙利的地理科学成就在国际领域上宣传。为您介绍他作为地理学专家怎样在1920年代的特里亚农合同条约中挣扎，因此怎样协助我国修复的工作。

##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间泰莱基的地理科学成就

泰莱基·帕尔1879年十一月1日在布达佩斯出生，儿童时期生活在位于普利贝科村的家族庄园中。毕业于布达佩斯虔诚者高中，之后1897年到1901年之间在位于布达佩斯大学的行政和法律系学习。在此期间他一直旁听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课程，在1903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洛奇·劳优世（Lóczy Lajos）（1849-1920）领导的地理系就职实习生工作（Romsics, 2017）。年轻的泰莱基向洛奇学习了六年（Both, 2016）。他的第一次伦敦，奥斯坦德和莱茵兰的出差对于泰莱基有着很大的影响。泰莱基的地理老师巴尔托世·尤瑟夫（Bartos József）以及著名的非洲专家特莱奇·沙姆尔（Teleki Sámuel）也给他打了很牢固的基础（Ablonczy, 2018）。年轻的泰莱基·帕尔旁听了很多有关东非的远征探险，鲁道夫湖和泰莱基火山的探索故事。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抓住了他对于地球自然现象以及全方面介绍人文环境地理科学的兴趣。

1898年泰莱基在匈牙利地理学协会展示了他第一部有关亚洲探索远征的地理学论文。洛奇·劳优世很快就意识到了学生的杰出能力。1877年至1880年洛奇参与了由塞切尼·贝拉伯爵（建设国家的政治家塞切尼·伊什特万伯爵的儿子）领队的中国远征项目，在此主要完成的是地理学研究工作（Kubassek, 2011）。塞切尼的科学远征主要目标为亚洲内陆的探索（Babinszky, 2017），项目目标中有匈牙利语有关联的亚洲内陆语言的研究，但主要任务为远东以及中东地理和地质关系的认识。在这次的远征队伍中的成员里有作为制图师的克莱伊特·古斯塔（Kreiter Gusztáv），后期他也陈述了远征的过程，以及巴林特·嘉博（Bálint Gábor），他的任务是对于中文的研究（Cholnoky, 1920）。队伍中最重要的成员就是洛奇·劳优世了，他的任务是地质制图，动物类，植物类以及地质类的收集。他是第一个发现中亚沙漠的石头和沙子不是早期被认为的海底残留下的，而是上百万年的沙漠积聚形成的（Mezei, 1980年，第35页）。在1878年十二月8日至1880年二月23日之间所完成的远征距离为一万公里。在其过程中主要研究

的是中国的黄土高原以及戈壁沙漠。之后他们远征到青海湖区域，从这里向南走向西藏。洛奇是这样总结这次探索项目的：“在地理学和地质学方面能来到西藏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给了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向研究位于西藏高原高山结构的机遇 (Babinszky, 2017)。

因这次探索远征泰莱基·帕尔在此之后的二十年里注重研究探索历史以及制图学历史，在1910年代则主要研究人与自然景色关系的问题 (Ablonczy, 2018)。匈牙利地理学机构系统在此期间还是比较简陋的，仅仅在布达佩斯和克卢日-纳波卡有两个学院。重要的匈牙利地理研究机构，匈牙利地理学协会出版唯一一版名为《地理公告》科学文摘 (Ablonczy, 2005)。1899年泰莱基第一次发表在这里刊登的《亚洲探索远征历史年度》文章 (Teleki, 1899)。在这片短暂的文章中泰莱基研究了众多政治历史性，地理性的文摘 (Both, 2016)。

在世纪之交期间匈牙利对于地理科学的看法也有所改变。之前典型的与卡尔·冯·里特 (Carl von Ritter) 有关的自然地理趋势的动力越来越弱，在匈牙利因第一位匈牙利物理系系主任匈法尔维·亚诺什 (Hunfalvy János) (1820-1888年) 之前的趋向渐渐消失。此科学领域的新趋势为弗里德里希·拉采尔 (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年) 人类与政治地理方面的研究领域。拉采尔认为地理作为最大覆盖率的科学，其任务和主要目标为地球表面的研究和描述，分为自然地理和社会地理两大部分。新趋势对泰莱基的影响很大，1904年他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的名称为：《针对基本国家构造问题》在此已经可以看到泰莱基的综合视野，辩证取向，以及跨学科性 (Kubassek, 2011)。此时他已经是多个科学协会的成员，从1899年起成为了匈牙利地理学协会以及自然科学协会会员，1900年起成为民族志协会会员。

在1900年代初期泰莱基主要研究地图历史学。针对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图书馆保存的十五及十六世纪的地图制作描述研究 (Teleki, 1906)。在科学历史方面的重要发现为在塞切尼·费兰茨遗产中所出现的Gratiosus Benincasa十五世纪地图，之前欧洲收藏中从没出现过的一份地图。泰莱基从1905年起开始研究日本人和美国的制图学历史，在此过程中将日本和北美洲之间的距离大小和当时的设想进行了对比 (Both, 2016)。1909年将研究成果在匈牙利科学院，以及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地理学大会上发表，名称为《有关日本岛屿制图学历史的地图集》。针对这个庞大的研究结果和知识库法国地理协会颁发了Jomard大奖，以及被入选日内瓦国际地理大会老式地图委员会中。他的科学之路以此研究而得到肯定 (Kubassek, 2011)。无论是针对日本科学发现的地图历史制成还是研究历史的介绍都获得认可。1911年三月30日举办的大会上泰莱基被选为匈牙利地理学协会秘书长。在此之后他开始了活跃积极的工作，不断列出新的计划，其中仅几项计划获得实现。因泰莱基的想法1912年协会成立了经济地理专家小组，协助了后期国内多数地理看法的形成 (Ablonczy, 2018)。经济地理的形成过程中法国，德国及英国科学家走在前沿，直接影响到匈牙利的地理科学，这些在泰莱基的毕生之作中也能够感觉到。因1912年的美国之旅给与他很大的美国影响 (Hajdú, 2016)。

横贯大陆的旅途是美国地理协会筹办的, 因此匈牙利地理学协会收到邀请提到: 欢迎匈牙利的科学家加入这个国际性团队中 (Ablonczy, 2018)。最终选出愁尔诺基·耶诺和泰莱基·帕尔代表国家以及匈牙利地理学参加此次活动, 愁尔诺基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 泰莱基而具备制图历史成绩以及秘书长的职位 (Hajdú, 2016)。在出差过程中泰莱基了解到美国的景色, 大城市, 主要工业区域, 最重要的农业地区, 政治体系和行政, 这次考察塑造了泰莱基的世界观和观点角度 (Kubassek, 2011)。在考察队中的成员都是当时地理科学领域的顶尖人物, 比如来自德国图宾根 (Tübingen) 的凯尔乐·乌利希 (Carl Uhlig), 瑞士的埃米尔·柴克斯 (Emile Chaix), 以及研究科尔帕特盆地形态学的法国科学家伊曼纽尔·德·马丁内 (Emmanuel de Martonne)。这次考察的收获泰莱基在1922年的大学记录中出版。泰莱基以美国为基础试着指出地面生命都是有机整体, 因此其研究过程中须介入多种科学领域, 其理解以及联系的研究则是地理学家的主要任务 (Ablonczy, 2005)。就像他所说: “自然现象由每个地形景观特殊的集聚而形成, 也就是说自然现象在地球表面不同领域的集聚而形成自然景观, 每一个都有着独特的特性” (Teleki, 1922)。

因他的科学成绩1913年被匈牙利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最终的科学院成员身份在他的《地理思想历史》的论文而得到肯定。这部文摘介绍了地理科学圈中所形成的知识论, 方法和科学领域之间的边沿问题, 泰莱基在此详述自己的科学感知, 科学哲理 (Both, 2016)。杰作中的中央人物是洪保德 (Humboldt), 他也曾研究所有与地理学有关的领域: “所有现象都须认识与其它的关系, 土地, 水, 空气, 植物, 动物和人在此融为一体” (Teleki, 1917年, 第56-57页)。佛多尔·费兰茨作为泰莱基后期的学生是这样讲述泰莱基对于科学历史的贡献的: “可以肯定在泰莱基崛起的新洪堡德主义影响了甚至渗入到匈牙利的地理科学中” (Fodor, 2006年, 第232页)。

在二十世纪初期不同的地理研究协会的成立以及成功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和开拓殖民地的富强有着紧密的关系。匈牙利地理学协会也类同, 不断的呈现出匈牙利前进的意识, 主要走向巴尔干盆地, 以及在那里的经济和政治提倡。此意图与欧洲大陆西部以文学和艺术东方主义, 以及十九世纪末产生的乌戈尔土战争后震相交。因此在1910年代诞生了图兰主义运动 (Ablonczy, 2018)。1910年十二月3日成立了图兰社团, 选泰莱基为副团长, 而且作为《图兰》杂志的总编辑。泰莱基对于此社团的目标为: “研究相关的图兰民族, 建立联系, 匈牙利承担图兰民族大家庭的科学和经济领域领导角色” (Teleki, 1980年, 第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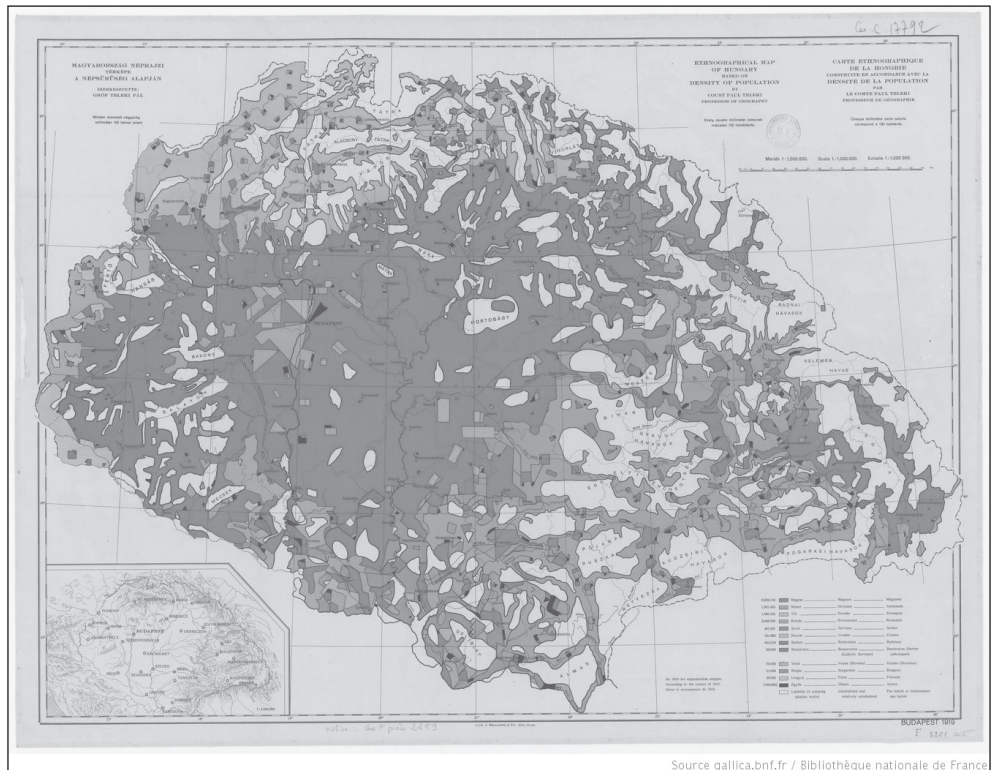
##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和平会议上的角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泰莱基成为了刚刚成立的匈牙利东方文化中心的领导, 科学工作及地理研究在这里继续。而且通过多次复审后在《图兰报》中出版了两个显著的论文 (Ablonczy, 2018)。第一个标题为《景色和种族》的文章中

针对评论而辩护着图兰主义，他认为对于他而言不是种族而是景色地理的联合的意义 (Ablonczy, 2005)。第二个《图兰的地理名称》论文中研究证明图兰区域使用的早期地理名称 (Teleki, 1918)。在这些年里他还非常重视种族研究：“作为相信社会生物的人，他认为这是能够发掘社会发展规律化的科学。种族和围绕着他们的景色共栖，是它的一部分，其成分不是同质的，而是在生存过程中互相支持，互补的” (Hajdú, 1992)。

1918年十月匈牙利战败。国家的独立，奥匈帝国的裂分，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失败断定了泰莱基的科学研究。国家面对着民族之间的分裂倾向，在战争后更加的激烈甚至已经变成了现实。1918年秋开始泰莱基的科学研究主要目标就是匈牙利地区的一体化以及保持卡尔帕特盆地地理的统一性 (Kubassek, 2011)。泰莱基认识到，即将迎接的和平会议主要针对国家民族性以及按此而完成有关的分裂。因此按照他的建议而制作了一个1比200 000尺寸的地质地图系列，基础就是1910年的人口统计。与此同时统计局页制作了一个1比200 000尺寸的民族地图，但泰莱基认为在会议上不会有时间和方式来研究地图 (Papp-Váry, 2016)。1918

图1、《匈牙利民族地图》 (“Carte Rouge”)



来源：<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92685s.r=teleki%20p%C3%A1l?rk=21459;2>

年十一月扫遍欧洲的西班牙流感也传染到了泰莱基, 在生病期间诞生了一个民族地图的计划, 在此表明了居民的民族归属以及人口密集度 (Ablonczy, 2018)。泰莱基和他的同事巴奇·日格蒙德 (Bátky Zsigmond), 科谷托维茨·卡罗伊 (Kogutowicz Károly), 利特凯·阿吾磊 (Littke Aurél), 诺普察·费兰茨 (Nopcsa Ferenc), 在1919年一月共同出版《匈牙利民族地图》。

有关地图制作的理论由鲍普-瓦利·阿尔帕德 (Papp-Váry Árpád) 总结为: “每平方毫米等于一百人的等值为最佳。在此地图中城市和区域领域的密集标记比实际领域要大, 小人口数量的区域表面则是空白的。无人居住或者几乎很少人居住区域 (山脉, 沼泽, 洪泛区, 平原) 的呈现后明显的可以看到居住人的地区。居住区域每方毫米的大小乘以100之后就可以获得实际的人口数量。此数学等数在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 使用不同颜色标记的区域也使用了同样的理念。地图上使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了12个民族, 呈现了1910年人口统计的总数 (Papp-Váry, 2016年, 第97页)。因文件夹使用的是匈牙利民族象征的红色, 所以起名为“carte rouge”。在地图中间的一片红色, 以及城市中明显的匈牙利多数与其它多种颜色以及白色无人居住区域呈现出对比。期尺寸比例为1: 1 000 000, 符合科学观点, 专业的表现出不同民族的领域位置 (Ablonczy, 2018)。1920年一月16日阿波尼·阿尔伯特伯爵向委员会呈现而且在辩护中指出地图,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已经诞生的决定 (Papp-Váry, 2016)。

## 在国际专业舞台上

战败世界大战以及在巴黎附近举办的和平协议后人民联盟请泰莱基·帕尔成为国际专家协会成员, 测量伊拉克和土耳其之间出现问题的区域, 以及决定两国之间的边境划分问题。这就是拥有石油的摩苏尔行政区, 其居民多数是库尔德人, 他们的国家归属问题变成了世界政治大问题。代表团中和泰莱基·帕尔同行的有瑞典外交官卡尔·艾纳尔·瑟尔 (Carl Einar Thure af Wirsén), 一位布加勒斯特的大使以及比利时上校艾尔伯特·鲍里斯 (Albert Paulis), 殖民地商人。泰莱基在1925年七月16日将报告交给人民联盟, 详细陈述区域的基本地理, 地质, 天气以及民族特征。而且在总结报告中还制作了详细的地图, 以及详细介绍综合地理状况的英文和法文介绍。泰莱基在建议中强调确保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权力, 以及提醒在库尔德居住区域的公共机构中以及学校中很重要确保库尔德语的教育以及使用。最后决定按照大权力所需而决议, 因此摩苏尔区域被划分到新成立的伊拉克。泰莱基的研究创造了伊拉克北部有基础性的, 综合性观点以及以当地经验而肯定的地理学结果 (Kubassek, 2011)。

世界大战之后国家修正政治的主要目标为收回被割分的国土。在科学业中地理获得了突出的位置, 因此导致多数地理学家都忠于了当时的保守民族思想体系。地理论述比之前更加深入到日常生活中, 因为国土的保护基础就是地理, 领域话题内的 (Györi, 2014)。在宣传的同时国家领导尽力将科学领域以及知

识分子圈也加入到获取目标的团队中。1921年八月12日泰莱基成为了社会机构宣传中心的领导，以及负责检查向外的匈牙利宣传监督工作。贝特兰·伊什特万 (Bethlen István) 在1924年委托泰莱基：“试着保持有关继承国数据收集机构的工作中秩序井然，而且成立一个组织来负责这个艰难和多方面工作的完成” (Rónai, 1989年, 第113页)。1924年在匈牙利科学院下属成立了社会描述性研究所，主要工作为匈牙利社会，社会志测量。通过上述而试着扩大中央统计局的工作范围，由研究所来完成部分领域的社会现象，文化和政治关系，以及行政数据。这就是后期景观研究的萌芽，成为了景观研究科学文摘的基础 (Rónai, 1989)。

之后泰莱基在1926年成立了行政科学所，在匈牙利统计协会属下在中央统计局领域运转。行政科学所收集继承国统计局的数据和官方出版物，地图，社区目录，专业行政指示 (Rónai, 1989)。由两个机构收集的资料，专家论文，制作的收集地图和表格为匈牙利外交上提供了无价的贡献 (Ablonczy, 2005)。上述贡献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机构领导罗纳伊·安德拉世 (Rónai András) 编辑的中欧地图集。

## 教学和教育工作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期间泰莱基在完成科学和钻研工作的同时承担了大学教学任务。1920年10月5日成立的皇家匈牙利科学大学经济学院第一届委派教师中就有他的名字，从1941年起到去世他都曾是经济地理系的系主任。三次承担经济学院院长，1937/1938学年曾被选为尤瑟夫·楠多尔技术经济大学校长 (Zsidi, 2016)。随着泰莱基的领导成立的学系后，在1928年成为了经济地理研究所的所长。他在课堂上经常使用多种地图，在课堂上通过投影机加强印象 (Zsidi, 2016)。在三家大学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塞格德费兰茨·尤瑟夫大学；布达佩斯帕兹玛尼·彼得大学) 授予泰莱基荣誉博士学位，在理工大学的博士授予至今不明为什么没有完成。在大学工作的同时还需要提到泰莱基在1921年被授予为约特弗斯社团监护人。后来的团长萨博·密克罗什 (Szabó Miklós) 认为仅因他个人影响力以及牺牲才保护社团没有被战后萧条而影响。

## 对修正的追求即将成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期间欧洲政治主要目的为边境问题的解决。此问题的解决自然是属于中央权力的继承国而积极促进的 (Kubassek, 2011)。在中欧经常出现需改变边境的要求。匈牙利也经常在国际论坛上因国境变化而辩论。1938年当时的大权要复审捷克斯洛伐克领域问题，因此匈牙利也能够治愈伤痕的机会 (Rónai, 1989)。因此1938年十月9日在克玛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代表们开始了领土规划的谈判。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是卡尼奥·卡尔曼 (Kánya

Kálmán) 外交部长, 主要顾问和专家则是泰莱基·帕尔。泰莱基带有多箱由政治科学研究所收集的资料到谈判现场 (Kubassek, 2011)。匈牙利代表团在行政地图上呈现了人口统计的结果。“在谈判桌上就连捷克斯洛伐克的统计数据也是匈方介绍的” (Rónai, 1989年第171页)。1938年十一月2日做出了第一次维也纳决定, 其中将捷克斯洛伐克12 109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及869 000人口退还给了匈牙利。同样也是罗纳伊教授所言“1938年第一次针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方没有以历史或利益为基础的划分边境, 而是按照民族-人种而划分了国境 (Rónai, 1989年, 第183页)。这当然是泰莱基和他的同事们几十年的工作协助而获得的。

泰莱基·帕尔第二届总理期间匈牙利回收了外喀尔巴千领域。除了12 600平方米领域的重要性外, 泰莱基还注重到因产生了300公里波兰边境的地缘政治优势。在1939年九月份成功的救出10万波兰公民过境。泰莱基还重视到在被收回的领域大幅度的建设水库, 水利用和灌溉项目, 为了能够确保大平原盛产的农作区域灌溉问题所需要的水源 (Kubassek, 2011)。

对于我国而言被罗马尼亚划分的领域收回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情。泰莱基以总理和地理科学家都非常重视特兰西瓦尼亚, 他祖上的老家区域库保舍克 (Kubassek, 2011)。1940年有了匈牙利可谈判特兰西瓦尼亚领域要求的机会。八月16和24日之间在塞维林堡两方试着通过谈判桌而决定双方的领域问题, 但最终无结果。苏联在此时已经入侵罗马尼亚领域, 以及保加利亚比萨拉比亚领域的要求也越来越紧迫, 因此在塞维林堡没有谈成结果 (Rónai, 1989)。八月30日做出了第二次维也纳决议, 其中决定特兰西瓦尼亚北部 (43000平方公里) 属于匈牙利, 泰莱基作为总理参与了决议。在此决议法官同样注意到的是政治科学院所收集的资料为基础。泰莱基工作小组的功绩也是不可忽略的 (Kubassek, 2011)。

泰莱基在之后期间越是认识到趋势的难处, 以及会被卷入战争的后果。1941年春他认为战争的获胜者会是盎格鲁-撒克逊, 因为他们的经济资源, 生产潜力远远超出对手。他的地理科学看法和认知远远超出了政治家们 (Kubassek, 2011)。他坚定不移的试着抵抗越来越强大的德国政治牙利, 但就算是总理也没有能够防止德国军队从匈牙利领土穿行而作战南斯拉夫。这导致他没有能够承受住压在他身上的责任的力量, 选择了自杀而逃脱。

## 观点展望

通过概述泰莱基·帕尔在匈牙利地理学中的业绩, 可以看到是多层的, 多类的和综合性的观点。他并非毕业于地理学, 但通过研究和对于地理的热爱成为了匈牙利地理学的开辟者, 同时也可以说是它的支撑堡垒。作为洛奇·劳优世的学生成为匈牙利地理学机构化初期的马达, 它的研究成果成为了未来几十年的催化剂。科学研究, 学校和工作室组织工作, 国际和国内大学中的讲课都是在为匈牙利地理学服务。泰莱基的政治业绩当然没有他的科学业绩成功。原因为命运将他

放在匈牙利历史上最难的两个片刻时的政柱上。一个是建立民族悲剧后从新建设所需的条件，以及渴望的领土的收回只有在付出严重的代价时才能够实现。但不能否认匈牙利地理科学以及匈牙利民族教育领域所付出的成绩是无价之宝。人们常说的一个人的毕生之作是不能够显然评价的：2020年不仅在匈牙利的塞格德市为泰莱基设立了塑像，而且在波兰的克拉科夫也为他立雕像。波兰提出：波兰感谢泰莱基·帕尔，匈牙利在1920年在波兰-苏联战争中所提供的军火。以及在他第二届总理期间，1939年夏拒绝了希特勒提出向波兰武装侵略的要求。波兰人民还感恩泰莱基在1939年九月在德国和苏联攻击波兰之后匈牙利接收的波兰逃兵和难民们。这就是后人对泰莱基的政治表现和行为的认可。

## 参考文献

- Ablonczy, B. (2005): *Teleki Pál*. Osiris Kiadó, Budapest. 阿部隆茨·B (2005年) 《泰莱基·帕尔》Osiris出版社，布达佩斯
- Ablonczy, B. (2018): *A miniszterelnök életét és halála*. Jaffa Kiadó, Budapest. 阿部隆茨·B (2018年) 《总理的生活及死亡》Jaffa出版社，布达佩斯
- Babinszky, E. (2017): *Térképek a múltból. Kelet-Ázsia földtani felfedezése. Élet és Tudomány*, 72(50):1583-1585. 鲍斌思琪·E (2017年) 《过去的地图。东亚的地理发掘》匈牙利《生命与科学》72(50):1583-1585
- Both, M. (2016): *A geográfia történeti útja Teleki Pál szerint*. In: Jeney, L. (ed.): *Teleki Pál, a geográfus*. BCE-Teleki Pál Egyesület, Budapest-Gödöllő, 39-52. 伯特·M (2016年) 《泰莱基·帕尔式地理学历史之路》发表于耶奈伊·L (编辑) 《泰莱基·帕尔，地理学家》BCE、泰莱基·帕尔协会，布达佩斯、歌德旅，第39-52页
- Cholnoky, J. (1920): *Lóczy Lajos. Földrajzi Közlemények*, (48):33-75. 愁尔诺基·J (1920年) 《洛奇·劳优世》匈牙利《地理学公告》(48):33-75
- Fodor, F. (2006): *A magyar földrajztudomány története*. MTA FKI, Budapest. 弗多尔·F (2006年) 《匈牙利地理科学历史》匈牙利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布达佩斯
- Győri, R. (2014): *Földrajz és földtudomány az Eötvös Collegiumban – régen és ma*. In: *Földrajz és földtudomány az Eötvös Collegiumban*. ELTE Eötvös József Collegium, Budapest, 7-42. 久立·R (2014年) 《约特弗斯社团中的地理及地球科学-过去和今日》发表于《约特弗斯社团中的地理及地球科学-过去和今日》罗兰大学约特弗斯社团，布达佩斯，第7-42页
- Hajdú, Z. (1992): *Teleki Pál, a földrajztudós*. In: Csicsery-Rónay, I. – Vígh, K. (eds.): *Teleki Pál és kora. A Teleki Pál emlékévké előadásai*. Occidental Press, Budapest, 44-53. 豪伊杜·Z (1992年) 《泰莱基·帕尔，地理学家》发表于齐切利-罗纳伊·I、维格·K (编辑) 《泰莱基·帕尔和时代，泰莱基·帕尔纪念周年的演讲》Occidental出版社，布达佩斯，第44-53页
- Hajdú, Z. (1998): *Friedrich Ratzel hatása a magyar földrajztudományban. Tér és Társadalom*, 12(3):93-104. 豪伊杜·Z (1998年)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在匈牙利地理学中的影响》匈牙利《空间和社会》12(3):93-104
- Hajdú, Z. (2016): *Teleki Pál USA-képe*. In: Jeney, L. (ed.): *Teleki Pál, a geográfus*. BCE – Teleki Pál Egyesület, Budapest-Gödöllő, 73-87. 豪伊杜·Z (2016年) 《泰莱基·帕尔美国图像》发表于耶奈伊·L (编辑) 《泰莱基·帕尔，地理学家》BCE、泰莱基·帕尔协会，布达佩斯、歌德旅，第73-87页

- Jobbitt, S. – Györi, R. (2016): Fodor Ferenc: egy magyar geográfus a XX. század első felében. In: *Fodor Ferenc önéletírásai*. ELTE Eötvös József Collegium, Budapest, 7–38. S·优比特、R·久立 (2016年)《佛多尔·费兰茨: 二十世纪初的一位匈牙利地理学家》发表于《佛多尔·菲兰茨自传》罗兰大学约特弗斯社团, 布达佩斯, 第7-38页
- Kubassek, J. (2011): Teleki Pál, a magyar politikai földrajz atyja. *Magyar Tudomány*, 172(8):987–996. 戴维超逸·J (2011年)《泰莱基·帕尔, 匈牙利政治地理之父》匈牙利《匈牙利科学》172(8):987-996
- Mezei, I. (1980): *Széchenyi Béla kelet-ázsiai kutatóútja*. Magyarságtudományi Intézet, Budapest. 迈载伊·I (1980年)《塞切尼·贝拉, 东亚的钻研人员》匈牙利科学机构, 布达佩斯
- Papp-Váry, Á. (2016): A „carte rouge” – vörös térkép jelentősége statisztikatörténeti szempontból. In: Jeney, L. (ed.): *Teleki Pál, a geográfus*. BCE – Teleki Pál Egyesület, Budapest–Gödöllő, 89-97. 鲍普-瓦利·Á (2016年)《„carte rouge” -红色地图在统计学历史中的重要性》发表于耶奈伊·L (编辑)《泰莱基·帕尔, 地理学家》BCE、泰莱基·帕尔协会, 布达佩斯、歌德旅, 第89-97页
- Romsics, I. (2017): *A Horthy-korszak*. Helikon Kiadó, Budapest. 罗姆西基·I (2017年)《霍尔蒂时代》黑里肯出版社, 布达佩斯
- Rónai, A. (1989): *Térképezett történelem*. Magvető Kiadó, Budapest. 罗纳伊·A (1989年)《地图化历史》播种出版社, 布达佩斯
- Telegdi-Róth, K. (1949): A geológus Lóczy Lajos. *Földtani Közlöny*, 79(9–12):311–319. 泰莱格迪-洛特·K (1949年)《地理学家洛奇·劳优世》匈牙利《地理学公告》79(9-12):311-319
- Teleki, P. (1899): Korszakok az ázsiai felfedező-utazások történetében. *Földrajzi Közlemények*, (27):15–20. 泰莱基·P (1899年)《在亚洲探险考察历史中的时代》匈牙利《地理学公告》(27):15-20
- Teleki, P. (1906): A XV. és XVI. századok kartográfiájának egy-egy emléke a Nemzeti Múzeumban. *Földrajzi Közlemények*, (34):280–287. 泰莱基·P (1906年)《在国家博物馆中少有的十五和十六世纪制图纪念》匈牙利《地理学公告》(34):280-287
- Teleki, P. (1917): *A földrajzi gondolat története*. A szerző kiadása, Budapest. 泰莱基·P (1917年)《地理思想历史》作者本人出版, 布达佩斯
- Teleki, P. (1918): A Turán földrajzi fogalom. Turán, (1–2). 泰莱基·P (1918年)《图兰地理名称》匈牙利《图兰报》(1-2)
- Teleki, P. (1922): *Amerika gazdasági földrajza*. Centrum Kiadóvállalat, Budapest. 泰莱基·P (1922年)《美国经济地理》Centrum出版社, 布达佩斯
- Teleki, P. (1930): Lóczy Lajos, az ember és a professzor. *Földrajzi Közlemények*, (58):101–105. 泰莱基·P (1930年)《洛奇·劳优世, 人与教授》匈牙利《地理学公告》(58):101-105
- Teleki, P. (2000): Bevezető a „Turán” című folyóirathoz. In: Romsics, I. – Gyurgyák, J. – Póttó, J. (eds.): *Teleki Pál: Válogatott politikai írások és beszédek*. Osiris Kiadó, Budapest. 泰莱基·P (2000年)《图兰报的简介》发表于罗姆思茨·I、久尔嘉科·J、珀投·J (编辑)《泰莱基·帕尔: 政治文摘和谈话精选》Osiris出版社, 布达佩斯
- Zsidi, V. (2016): Teleki Pál oktató-szervező tevékenysége a budapesti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Karon, 1920–1941. In: Jeney, L. (ed.): *Teleki Pál, a geográfus*. BCE – Teleki Pál Egyesület, Budapest–Gödöllő, 9–29. 日迪·V (2016年)《1920-1941年之间泰莱基·帕尔在布达佩斯经济学院的教育组织工作》发表于耶奈伊·L (编辑)《泰莱基·帕尔, 地理学家》BCE、泰莱基·帕尔协会, 布达佩斯、歌德旅, 第2-29页